

文成,文成(组诗)

◎严敬华

铜铃山,冰蓝木叶传奇

寻找一块清寂的透明岛屿,在树篱上
那片飘落盖中的眸子,薄如蝉翼——
这蓝,幽深得如千年玄冰,隐约成叶之形
墨色深处,如云如雾,似水似冰……

时间,在流纹岩的釉里固化,完成生命之圆寂
那些骨质沉积于季节的某一定格里。凝视
——以寒焰的姿态,作哲学冥思
那是一枚叫铜铃壶穴的盖,冰蓝的骸体
在佛青斑斓里种植阳光和鲜花

啜饮光芒,深邃的蓝隔岸相望
有如一条鱼缓缓游弋。穿越隐喻的港口——
体内总有一种回音沿血管和骨骼蔓延开来
叩响意蕴悠远的箴言。——这,不是虚幻的渲染

文成,一座八十码的慢城

拐入龙丽温高速,开始全程减速
文成,一座八十码的慢城。——不疾,不徐
慢下来,是一种生活,也是这里的主旋律

靠山的人,以慢为宗教。异教徒不小心就会受罚
天界说,可以用诗作抵扣——
让脚步放缓,享受时间,心中自然有爱

一如寻道者,上山,叩门
漫步武阳,问道南田,毅行峡谷,徜徉天顶……
只需慢动作,毋需进击,言语更显多余

与焦躁抗衡,浅淡就好
引体向上做久了,得换个姿势
反刍虚空,正好延展一种广度和深度

此刻,那些朴素的事物饱含泪水
正在石头上开着花

此心安处,石门台

云上的日子,只想做一个蔚蓝之人
鲜活氧气漫山遍野赶来,抚养旧垒以及废墟

此时无需加冕,仪式亦不重要
坐下来,让身体虚悬。一切自然恰到好处

风,在枝头舞蹈,成片阳光长出邀约
任时光荏苒,或者飞逝

对于旧物我们总是饱含深情
夜宿石门台。厚重的黑幕准确地指出纠葛

青蛙有隐语,在水塘中泛着光
这孤独的爱情,让人更加静寂与深邃

拉上迟钝的视觉、听觉
粗略地,于暗处循迹这些缓慢

此心安处,石庄没有一个黑夜可以被辜负
凌晨,天界群里问,“都睡了?”

——这应许之地,果真有牛奶与蜜

百丈漈,看行空的天马

不知是谁私藏了这个湖,放在山顶
出走半生,归来去看看那匹行空的天马
——不管倒叙还是顺叙
踮阶而走。步履都不会轻盈

第一漈。没有鞭子催促
丰腴的身子从陡峭处跃下,冲撞是一种常态
这个时间节点,水们总会提着自己
从年轻的躯壳里完成随心所欲

第二漈。那只是少年影子
此后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
岩廊从中间地带想切开平庸
穿越之后,继续下行

第三漈。豁口很开阔
落差谨守着分际。心里却装腔作势地重复
但心脏跳动的声音终归开始平静
走到山下,就是老江湖了

——百丈三漈,百丈人生

在南田,打卡伯温故里

武阳,一个有梦的地方。适合隐形辐透
相信每个造访之人都在寻梦

书院老井仍可触摸到大明的脉搏
内功修炼深厚,背后的寂静是一种假象

抽身而去,少年喉腔闪烁着立德、立功、立言
此后在人世的动静,居然是帝国半壁江山

有质感的王佐帝师,通天、地、人
门口大片植物依然出污泥而不染,一如既往

胜任腐朽,就不会被人遗忘。如花,如草,如云
随便截取一段人间烟火,都有郁离之风

第六福地的无上荣光,无疑是钦建诚意伯庙
而文成,一个人的记忆,则是另一种低调的奢华

穿过桃源洞,豁然开朗

以水为界,龙麒麟很宁静
树宁静,水宁静,鱼也宁静。体内之火——
掩藏着雷霆、翅膀和种子的光
灵魂需要可靠的场景
遇见陶先生,使撑开天之空成为一种可能

不想余生困在僵尸乐园中,接受昙花
在这里我们谈谈连接。所有深度与广度的触点
比如石滩、栈道和绿潭,还有天开的画屏
黑暗隧洞在这里重构。自风中穿过
新物种时代,寻找属于自己的气场与激情
心跳,是一种修炼

峰从天上来。感谢加冕与恩赐——
当凤凰集香木自焚捧向云端
尘世的果实纷纷坠落
那众神死去的地方,灯火阑珊

(本组诗获第六届“铜铃山杯”全国诗歌大赛三等奖)

简介:

严敬华,浙江兰溪人,浙江省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诗林》《诗潮》《诗歌月刊》等,出版诗集《雨中的紫丁香》。现居杭州。



暖岩 诗展



欢迎关注
“暖岩”诗歌公众号

诗评

山水是另一种低调的奢华

◎李郁葱



山水诗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从古典诗词延续到新诗,从谢灵运以来,对于众多的汉语写作者而言,山水即抒情,从风物中提炼、发掘诗意,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悸动和不可遏制的热情。这种与山水交融的姿态成就了人与物相互为镜,抵达灵犀一线,在严敬华的组诗《文成,文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隐约呈现。

在严敬华的诗中,弥漫出一种地方性的诗意:在人与物之间,文字找到了临界点和结合点,并挖掘出一种精神里的宁静之美,比如《铜铃山,冰蓝木叶传奇》第一节,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但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一种深度认识: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即是我们自己。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东坡道出一种人生之旅中孤独的况味,却又有着世事洞明的通透。在《文成,文成》中,严敬华就是这样一个行人,从一个地域的山水间他看到了自己的来路和去处,正如他在生活中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在一派忙碌中依然保持着一颗不枯竭的诗心。这些诗,是他对自身的一种审视和期待,我们的阅读大抵可以从这个切口去进入,他的所闻、所见、所思,糅合成一种声音抵达我们的阅读,帮我们推开了一扇门。

“拐入龙丽温高速,开始全程减速/文成,一座八十码的慢城。——不疾,不徐/慢下来,是一种生活,也是这里的主旋律/靠山的人,以慢为宗教。”《文成,一座八十码的慢城》里,一种“不疾不徐”的生活态度表露无遗,而这些正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秩序。文成是一个符号,不仅是简单的两个字,也不仅是一座小城,它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重塑,和严敬华是合二为一的。诗人跳出这皮囊,审视文成即是审视自己。这是一种旁观的艺术,但此山水非彼山水,人与地域的交接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却又相互包容。严敬华的文成之旅可看作是他的朝圣之旅,在字与词之间,他可以漏下这样的斑驳之光:“此刻,那些朴素的事物饱含泪水/正在石头上开着花”。

这石上之花的绽放正是内心的喜悦和安详,而文成的山水需要人文的关照,我们读文成,又怎么离得开刘伯温?在《在南田,打卡伯温故里》一诗中,严敬华从大片植物中,认出了出污泥而不染,认出了一如既往的花、草、云,认出了人间烟火,认出了郁离之风。他这样发声:“一个人的记忆,则是另一种低调的奢华。”

这低调的认识是针对刘伯温的,他是一个传奇,更是一种生活的温度。读刘伯温,也是读自己,读地域对于灵魂的滋养,这种阅读是孤独和内向的,同时也呈现出高蹈的艺术精神,与古人的这种灵犀交汇,构成了他身体里的精神田园。当真实的田园和虚构的田园相对应时,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是他的家园,既是栖居之地,也是他富饶的精神家园的泉源。他眺望这片山水,而这片山水馈赠于他的同样丰厚:让他有一种深入扎根的底蕴。

就像在《百丈漈,看行空的天马》中这样写:“不知是谁私藏了这个湖,放在山顶/出走半生,归来去看看那匹行空的天马。”而终于认识到:“此后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就像在《此心安处,石门台》他这样自诩:“云上的日子,只想做一个蔚蓝之人/鲜活氧气漫山遍野赶来,抚养旧垒以及废墟。”这种笔触让严敬华最终“任时光荏苒,或者飞逝/对于旧物我们总是饱含深情”。

这种精神上的自足是严敬华文成之旅的意义所在。这片山水在他的体内氤氲出一派润泽,山水汹涌,于他是一种恩泽,他把它装入到了身体里,然后用笔把它再一次倾泻出来。他所见的山依然是山,他所见的水也依然是水,但和我们日常所见的又有些不同,如《穿过桃源洞,豁然开朗》中他的自省:“以水为界,龙麒麟很宁静/树宁静,水宁静,鱼也宁静。体内之火——掩藏着雷霆、翅膀和种子的光……”

严敬华的文成之行是一次独特的诗意之旅。从时间的维度去看,它不可复制,但在这些文字中成为了琥珀;从诗歌的审美角度看,《文成,文成》或许还有很多缺憾,而那些重要吗?精神之旅的饱满让这组诗构成了一种景观,它对于严敬华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写作经验和灵魂体验。这组山水诗笔触摇曳,收过来,又荡开去,成为纸上深远的叹息。而倾听这些声音,对于大地的凝视造就了这些诗意的汇聚,这使得诗得到一种高度和慰藉。

李郁葱,1971年生于余姚,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杭州。出版有诗集《醒来的秋天》《浮世绘》《沙与树》等,散文集《盛夏的低语》,历史小说《江南忆,最忆白乐天》等多种。

